

引刀成一快，不負少年頭

大刺客小插曲

汪精衛的故事(上)

●王雲翀

長於演說文筆犀利

汪精衛(一八八三—一九四四)本名兆銘，字季新，精衛是發表文章所用的筆名。原籍浙江紹興，一八八三年五月四日(清光緒九年三月二十八日)出生於廣東番禺，幼讀四書及古典文學書籍，十八歲應番禺縣試，考中秀才，文學造詣深厚。一九〇三年留學日本，入東京法政大學，研習憲法與政治理論，萌發救國熱情，一九〇五年參加中國同盟會，追隨孫中山進行反清革命活動，主編民報，撰寫系列文章，宣傳革命主張。一九〇七年隨孫中山前往南洋，組設同盟會支部、辦報、募集捐款，汪氏工於詩詞，長於演說，文筆犀利，感人甚深。一九一〇年曾效漢張良「博浪一擊」，刺殺滿清攝政王載灃，被捕，以「引刀成一快，不負少年頭」之豪情，聲譽鵲起，辛亥革命後，汪精衛以二十九歲的青年擔任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

議和參贊，參與南北和談、主張孫中山讓位，推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。袁世凱上台後，汪精衛與孫中山同進退，後赴法國留學。回國後於一九一九年在孫中山領導下，駐上海創辦「建設」雜誌，一九二一年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，汪任廣東省教育會長，廣東政府顧問，次年任總參議。

聯共反共倒蔣聯蔣

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，孫中山籌備改組中國國民黨，制定三大政策，汪最初表示擁護，但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。一九二四年一月，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，汪精衛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兼宣傳部長。十一月隨孫中山北上，謀劃召開國民大會，抵制軍閥專政。一九二五年三月孫中山病危，汪精衛代為起草遺囑。孫中山病逝後，廣東政府於一九二五年七月改組，汪被推舉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兼軍

事委員會主席。一九二六年三月中山艦事件後，汪辭職赴歐洲。一九二七年四月初回國，一度以國民黨左派的首領主持武漢國民政府。蔣介石發動「四一二」清黨後，汪也於七月十五日和共產黨決裂，與南京國民政府合作。

一九二八年十一月，陳公博等在上海成立改組派，汪被推舉為首領。一九三〇年汪精衛聯合馮玉祥、閻錫山、李宗仁共同反蔣。失敗後，逃往香港。一九三二年汪糾合各派反對蔣介石，在廣東另立國民政府。「九一八」事變後，全國人民一致要求各黨派共同抗日，蔣、汪合作，蔣任軍事委員長，汪任行政院長。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國民黨召開四屆六中全會，汪被刺受重傷，出國就醫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，西安事變爆發後返國，預備取代蔣介石出掌政權。蔣介石回南京後，汪出任國民黨政治委員會主席，聯蔣又倒蔣。

叛國降敵病死日本

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戰爭爆發後，汪精衛被推舉為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，國民黨副總裁，國民參政會議議長，黨、政、軍權勢均在蔣介石主控之下。在汪精衛周圍早已聚集了一批隨時準備向日本投降的民族敗類，主張與日本和解，共同反共，一九三八年十月，廣州、武漢相繼淪陷，汪精衛屈服於日本軍閥的軍事進攻和政治誘降，十二月自重慶飛昆明逃越南，發表「艷電」，主張中日親善。一九三九年五月汪精衛等赴日，與日本當權派直接進行談判。回國後於八月在上海秘密召開偽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，宣布「反共陸鄰」政策，十二月與日本特務機關簽訂「日華新關係調整綱要」，叛國降敵，以出賣國家的領土主權為代價，換取日本對汪精衛國民政府的支持。一九四〇年三月汪偽「國民政府」在南京正式成立，汪任行政院長兼國府主席。他對內殘酷殺害愛國人士，對外支持日本的侵略戰爭，追隨日本參加德、意、日「國際防共協定」，為日本建立「大東亞共榮圈」效力。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在日本名古屋病死，結束了悲劇的一生。

風度翩翩的美男子

汪精衛早年是革命黨的青年才俊，是風度翩翩的美男子，溫文儒雅，更是著名的演說家，胡漢民曾說：

「余前此未嘗聞精衛演說，在星洲始知其有演說天才，出詞氣，動容貌，聽者任其擒縱，余二十年未見工演說過於精衛者。」

汪在民報用「精衛」筆名發表「民族的國民」，「論革命之趨勢」，「駁革命可以招瓜分說」，「駁革命可以生內亂說」，「再駁新民叢報之政治革命論」等一系列的文章，使文學家梁啟超等大儒，都無法抗辯，難以招架。孫中山贊許汪精衛的文章說：

「精衛於民報第六號對於革命的招瓜分之說，曾為文加以駁斥，其論析中外情勢，使中國人莫不大悟，外國恐怖症亦為之一掃。」汪尤擅長詩詞，每月新作發表，人多爭相傳誦。

汪精衛書生從事革命，與當年的環境很有關係。

冒險拼命薪材自喻

當時的客觀環境是：一九〇七年光緒卅三年七月徐錫麟、秋瑾殉難於安慶及紹興；一九〇八年熊成基安慶之役又失敗，一九〇九年四川廣安諸役，亦告失敗，多次失敗，使革命黨人沮喪，五月，同盟會內光復會陶成章、章炳麟散佈流言，誣指孫中山將捐款攫為己有，又說汪精衛亦用去甚多，並刻印「民報檢舉狀」分送南洋美洲各地。

保皇黨梁啟超得到傳單如獲至寶，以感性的筆鋒說：「革命黨首領是離距高的革命家；徒騙人於死，已則安享高樓華廈。」

汪精衛此時僅廿六歲，滿腔熱血，自己認為是「薪」，他本名季新，可以做粉身碎骨的「薪材」，汪精衛所作雙照樓詩中小休集上有這麼一首歌，可以看出他當年的人生觀。

見人析車輪為薪為作此歌：

年年顛蹶關山路，不向崎嶇歎勞苦，只今困頓塵埃間，倔強依然耐刀斧，輪兮！輪兮！生非祖徠新甫之良材，莫辭一旦為寒灰，君看擲向紅爐中，火光如血搖熊熊，待得蒸騰薦新稻，要使蒼生同一飽。」

汪精衛準備進行暗殺工作，胡漢民去函以「傷元氣論」勸阻，汪精衛曾復信加以駁斥說：

「零星散碎之革命軍，足傷吾黨之元氣，弟詳論之矣！至於暗殺不過犧牲三數熱血同志之性命而已，何傷元氣之有？並若此數人之性命而亦吝之，則何必組織革命乎？譬如煮飯，當熱之以薪，薪盡而飯熟，若吝薪則何由有飯乎？」

汪精衛本身是個非常激動的革命狂熱之士，一受到刺激，就會走上冒險和拼命的道路。

再有就是汪精衛的個性，後來抗戰中會組織偽政權，都與此有關，汪精衛曾說：

「欲犧牲其身者，有所由之道有二焉！

一曰「恆」、二曰「烈」。汪精衛有自知之明，「素鮮恆德」，他唯有鋌而走險，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以後，汪精衛的反反復復

自隳革命歷史，二三其德，這都和他的個性有關。

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三月六日，清廷宣布預備立憲，汪精衛在日本受種種環境影響，實在沉不住氣，和黃樹中、喻培倫、黎仲實、陳璧君等人由香港潛入北京進行暗殺工作：「決心與虜酋拼命」，雖經孫中山、黃興、胡漢民屢函勸阻，他還是執意以行。

刺殺計畫有勇無謀

刺殺的經費如何來的？汪精衛的未婚妻子陳璧君，出力最多。陳璧君字冰如，一八九一年（光緒十七年）出生於馬來西亞檳榔嶼，母親衛月如早就加入孫中山的革命組織。陳璧君與汪精衛相識相戀時才十七歲，汪精衛大她八歲，陳璧君家是經營橡膠的富商。一九〇七年（光緒三十三年）汪精衛到檳榔嶼進行革命活動時，陳璧君是個年輕貌美的女學生，她愛聽汪精衛的演說，對汪精衛風度瀟灑，口齒有煽動性，她變成熱忱的擁護者，雙方在維新書室見面後，因接觸頻繁產生了感情。

在汪精衛言，除革命外，無其他兒女私情，就陳璧君來說，一顆芳心早就暗許汪精衛，汪精衛說「東」，陳璧君不會說「西」的。

這時要到北京進行暗殺，為了掩護身分，為了工作，必需要一個相當大的金錢數字，根據陳璧君「我的母親」文中有這樣的記

述：

「憶自鎮南關之役以後，革命屢起屢頹，精衛無以對慷慨輸將之同志，乃與余及曾醒，方君瑛，黎仲實，喻雲紀，黃樹中等約入北京，謀於清廷根本之地，為非常之舉，以振奮天下人心，願所費過萬金，無所出，而為是至秘，不能以冀望之同志，吾母知余等隱衷，乃典質衣飾以足其數，吾乃得以成行」。

這次壯舉的刺殺經費是準岳母出的，為未來女婿「送終」，氣派還是夠大的。

宣統元年九月，黃樹中和但懋辛到了北京，到年底十二月汪精衛和陳璧君才到達北京，就在琉璃廠火神廟夾道開設「守眞照像館」，這時喻培倫也在香港買了照像器材來做掩護，好像真是新興的照像行業。

住家就在琉璃廠北邊東花園胡同，這是東北園非常安靜，和平門還未開，很少有人在這裡活動。

守眞照像館開張一個多月，這些沒有辮子的年輕人忘了危機，過年時吃吃喝喝，宣統二年二月初二晚上，聚會在一起「歡聲且達戶外」，很容易引請當地九門提督步兵統領的爪牙注意。

暗殺的目標最初選定是慶親王奕劻，慶親王奕劻自同治六年歷任各旗滿洲都統，光緒十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，也就是外交部，光緒廿九年並任軍機大臣，可說權傾一時，汪精衛等想去暗殺，他住在地安門外府大街

，就是護國寺以東，偵察結果失望了，因為奕劻每天由定府大街經過地安門，由神武門入宮，中間都是大街，想去炸彈的地點都找不到，何況慶親王的外圍警衛都是袁世凱派的，不易得手，於是準備改行刺攝政王的六弟載洵，這時是海軍大臣，七弟載濤，專任禁衛軍大臣，他們方到英國去考察海軍回國，汪精衛準備到火車站去刺殺。

北京最早有火車站是光緒廿二年，借比利時款建的，車站設在永定門外南六華里馬家堡，等到光緒廿六年根據仲芳氏庚子記事所載：「馬家堡火車站被義和團所燬，竟成一片荒郊，改由英國人將京津線車站改在天壇，光緒二十七年以後就在前門外東西站」。

汪精衛和黃樹中攜帶鐵壺，在火車站準備炸載洵與載濤，在車站「候至竟日」，因為車站上迎接這兩位貝勒頭上戴紅頂花翎人數太多，汪精衛等這些學生根本無法認出，只好又回到火神廟夾道守眞照像館。

最後大家決定謀刺對象是攝政王載灃，但是鐵壺炸藥威力不夠，由鐵壺改為大鐵罐，這樣可以盛四十磅黑色炸藥，黃樹中到東四驛馬市大街鴻太永鐵舖去定做了一個大鐵罐，等做好以後，根據當時的習慣，鐵罐上都鑄有鴻太永的暗記，汪精衛和黃樹中也没有做「謀報」的經驗，居然說是照像器材，由鴻太永送到守眞照像館來，這等於把住址全部曝光。

攝政王是醇王載灃，原來王府在崇武門

內太平湖南，同治八年九月光緒帝載活就生在醇王府槐蔭軒，根據慣例降生了皇帝就變成「潛龍邸」，於是遷到地安門以北鴉兒胡同，面對什剎海后海，現在就是宋慶齡故居位置，原來汪精衛和黃樹中的偵察，發現每日上朝由鴉兒胡同，轉到鼓樓大街，返地安門入神武門。當時鼓樓大街相當不整齊，汪精衛準備在矮牆後投擲鐵罐，這時因為攝政王每天去鼓樓大街，所以正在拓寬，一天之間把矮牆都給剷平了，又把本來的計劃推翻。汪精衛等又準備在鴉兒胡同南北街煙袋斜街等租房擲鐵罐，但是租不到合適房子，計劃又變成泡影。

最後決定利用鴉兒胡同口，有一座小石橋，名叫「銀錠橋」。

在銀錠橋下埋炸藥，宣統二年，黃樹中和喻培倫用輛小車，推著鐵罐，下午關城門以前，運到城內，在到二更天的時候，到了橋下開始挖坑，埋裝這大鐵罐，但是附近野狗亂咬，他們把鐵罐草草埋好，回去再想辦法。

二月廿二日，帶了許多狗食，先餵狗，再去挖坑埋罐等處理好炸藥，再接電線，可惜電線太短，不夠用。二月廿三日晚十二點，再從橋下接電線，工作時才發現有一個打更人蹲在橋上看他們，黃樹中一看大勢不好，祇有趕快躲起來，到了二更過後，有三個人到橋下持著燈籠去查看，知道大事不好了，便全部撤離，所有計劃全部失敗。

看這一段事實，汪精衛等刺殺攝政王，可以說是「有勇氣」，「無計劃」，這種失敗是必然的！

被捕入獄視死如歸

黃復生等人匆匆趕回東北園，在這裡召開緊急會議，如果有警覺性的話，馬上離去，也不會有被捕事件發生，但他們決議：喻培倫赴東京洽妥購買炸藥，黎仲實、陳璧君再赴南洋寄款，汪精衛、黃樹中留守北京，等炸藥運來後再進行。這件事經堆子兵及更夫查明後，呈報步兵統領，也就是九門提督，爲了這案子鬧得滿城風雨，有人說是溥偉王善者在門，才使這種事發生；也有人說炸藥是載洵、載濤由英國帶回的，因爲上面有倫敦製造字樣，而且出動所有偵探人員，並以大鐵罐上有暗記，按圖調查廠商，最後終於找到東西的承造商驛馬市大街「鴻太永」。這已是一個月以後的事了！

四月十六日上午，汪精衛、黃樹中正在東北園聊天，守眞照像館雇的一個看門的伙記名叫達子跑來說：「有人話黃爺，大概要照像！」當黃樹中起身走到火神廟夾道，就被捕了，跟著，汪精衛到照像館的途中，經「鴻太永」店主指認，就被捉走了。

孫中山對汪精衛暗殺一事絕不同意，但在紐約聞汪被捕後，他曾說：「以前在國內失敗，多次猶處之泰然，精衛今日正如身探

虎穴地獄而超衆苦，所做去的難，留回易於我做了！此後唯有希望你等能繼精衛未竟之志便是」，由此可知在孫中山心目中對汪精衛是如何的被看重。剛被捕入獄，汪精衛自料必死，所作的詩歌可以說視死如歸，雙照樓小休集卷上曾經有所記載，也就是人所週知的那四首詩：獄中追記被逮口占，以下是民國以前二年在北京獄中所記：

啣石成癡絕，滄波萬里愁，
孤飛終不倦，羞逐海鷗涼。
蛇紫嫣紅色，從知渲染難，
他時好花發，認取血痕斑。

慷慨歌燕市，縱容作楚囚，
引刀成一快，不負少年頭。

留得心魂在，殘軀付劫灰，
青燐光不滅，夜夜照燕台。

另外還有獄中雜感，雖然沒有前數詩傳誦一時，但是憂國憂民，以身許國之情，也可以傳世了！

獄中雜感

西風庭院夜深沉，徹耳秋聲感不禁。
伏檻驂騶千里志，經霜喬木百年心。

南冠未改支離態，畫角中含激楚音。
多謝青燐慰岑寂，殘宵猶自伴孤吟。

煤山雲樹總淒然，荆棘銅駝幾變遷。
行去已無乾淨土，憂來徒喚奈何天。

瞻烏不盡林宗恨，賦鵬知傷賈傅年。
一死心期殊未了，此頭須向國門懸。

（未完待續）